

讀老畫家伍松輝的畫

韻度曲

梁君度

近讀老畫家伍松輝先生新作，頓覺眼前一亮。其畫拙樸含真，寧靜空靈，設色清雅，構圖別具匠心，自成一格。趙孟頫嘗言：「筆法千古不易，形式結構因時而變。」伍先生深得其旨，既守傳統筆墨之根，又善汲新意，不蹈襲前人，不重施故伎，下筆簡約而意蘊悠長。其用色極吝，常以一兩色為主，墨為骨，色為點睛，對比鮮明而和諧。

伍松輝先生從藝近七十載，早年親承黎雄才、廖冰兄等名家指點，數十年筆耕不輟，浸潤傳統花鳥、山水，既承嶺南畫派溫潤寫生之血脈，又養成閒淡詩意之個人風貌。

觀其晚年新作，愈見歲月沉澱後之藝術心境。用筆不尚狂肆，線條溫和平和；設色雅淡從容，艷而不俗，濃淡之間層次豐盈。善於捕捉草木禽蟲之生態意趣，不求奇詭奪目，重在傳達萬物自然生長之生機。一花一木，落筆皆含平和平美，於簡約畫面中寄寓文人閒適襟懷。伍先生扎根傳統而不泥古，植基於嶺南寫實，卻棄繁瑣刻畫，趨向簡括寫意；筆墨溫潤圓融，少劍拔弩張之氣，多靜穆悠然之趣。構圖疏密得宜，虛實相生，留白從容，予觀者以廣闊想像空間。

今以《花下客》為例——此幀花鳥小品，淋漓盡顯嶺南寫意

神采。構圖開闊疏朗，紅花自左上鋪展而開，花朵以紅線圈勾，點蕊醒目，暢快靈動；綠葉以大塊潑墨揮寫，墨色濃黑暈化，蒼潤厚重，焦墨枝幹縱橫交錯，線條老辣，紅花與墨葉形成強烈對比，艷而不俗。畫面下半留白處，一鳥仰首凝望繁花，鳥身以大筆潑墨簡括而成，僅以藍喙、紅爪點綴，神態生動傳神，彷彿沉醉滿樹芳華。鳥為「花下客」，點明畫題，靜中有動，滿紙生趣。整幅作品繼承嶺南畫派重視生機之特質，用筆大膽概括，不事瑣碎雕琢；濃墨重彩而不失文人簡約意趣，繁於花樹，滿樹燦然，簡於鳥禽，小鳥悠遊，相映成趣。小鳥與花相悅之閒情，躍然紙上。

老而彌篤，筆墨常新。伍松輝先生以數十年修養，將閱歷學養揉入尺素，幅幅作品，既是筆墨之呈現，亦是一位老藝術家內心世界之真實寫照。讀其畫，如聆一首清歌，予人以純粹之美感也。



●伍松輝作品《花下客》。作者供圖

點菜與突破

姚弦雅音

姚珏

中華文化藝術節「大師傳藝·尋古知新」系列講座剛剛圓滿落幕，我也有幸成為今年的講者之一。這次的分享不僅是一次藝術理念的傳遞，更有了一次突破自我的體驗和感悟。

此次講座，是我在香港首次脫離演奏形式，以純粹分享的方式，與聽眾面對面交流。講座以「音樂之外，音符之內：琴弓下的自我與世界」為主題，我從做學問、做事、做人3個維度，分享多年的藝術求索與人生感悟。我早早準備了完整講稿，因為循固有節奏輸出，早已成為我的慣性，我擔心如果脫稿會影響表達，難以呈現最好的分享效果。

整場講座循序漸進、平穩有序，直到自由問答環節。我才徹底放下講稿，隨心暢談自己一路走來的求學經歷、從教初心、藝術理念與人生沉澱。講座結束，一位聽眾的由衷點評，讓我久久深思、備受觸動。他告訴我，整場講座最動人的部分，正是隨性暢談的問答時刻，真摯自然、真切動人，讓人深受啟發，也建議我日後講述人生閱歷與藝術心得時，不妨大膽脫稿，褪去束縛，方能綻放更大的光彩。寥寥數語，點醒了我，我終於明白，我對脫稿表達的遲疑與怯懦，從來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內心的恐懼與對舒適圈的過度依賴。

突破的關鍵就是要破除慣性思維，敢於嘗試，敢於探索未知。最近港中大（深圳）徐揚生校長在2026入學典禮上致辭，他風趣地用「點菜」來講解了人生突破的哲理。

他說：「點菜要大膽一點。如果你永遠只點吃過、喜歡吃的菜，一輩子就永遠嘗不到新味道。這一頓不敢嘗試，下一頓依舊不敢，幾年下來，你吃的永遠就那幾樣。點菜如此，人生也是。」正如徐校長所言：自信，從來不是擁有之後才敢行動，而是在一次次突破自我的行動中慢慢建立。他還說：「今天身處AI時代。人工智能最大的短板，就是很難跳出既有的框架。而真正顛覆性的創新，恰恰需要突破固有認知，走出舒適區，主動探索未知。這恰恰是人勝過機器的地方。」

徐校長講得精彩，我們作為人真正的突破，正是要突破固有認知，不斷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。而音樂也恰恰能為人類帶來這種力量。從事藝術教育多年，我常常叮囑學琴的孩子們，藝術最忌刻板模仿、故步自封，唯有敢於突破條條框框，跳出固有範式，才能掙脫束縛，找到獨屬於自己的藝術聲音，實現真正的成長。

人生與藝術同理，真正的成長，永遠發生在一步一腳印的嘗試和突破。真正的分享與傳承，從不拘泥於標準答案，最珍貴的從來是真誠、通透與自然。人類最大的優勢，是從經驗中學習，但又不會困於過去，敢於探索未知、敢於突破邊界、敢於嘗試全新可能。

這場「大師傳藝」講座，和徐校長的點菜說，都給我很大的啟發。人生從無一成不變的順遂，成長永遠沒有終點。往後，我願大家都能永遠保持探索的勇氣，勇敢跳出固有舒適圈，不懼未知、不懼缺憾，在一次次突破中不斷有收穫驚喜和成長。

從「頂半邊天」到「上天外天」

想入飛飛

鄧飛

近日全城熱議國家航天盛事，教育部門更安排舉辦專屬「天宮課堂」，同步啟動「星河有信·港夢飛天」家書徵集活動，號召全港學子寫信致敬在軌執行任務的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家盈。這場天地互動的溫暖活動，讓我深切感受到：香港女性參與國家航天的壯舉，不僅是科技突破，更是國家婦女平等事業70年進步的最佳寫照，完美詮釋了從「婦女能頂半邊天」到「女性能上天外天」的時代蛻變。這次香港人參與國家航天飛行任務的突破，不僅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特區人才培養的關愛，全力支持香港深度參與國家重大戰略項目，更有極其珍貴的示範價值，讓香港真切融入國家婦女發展與科技振興的宏大格局之中。

回望歷史，1956年5月16日，《人民日報》發表《保護農村婦女兒童的健康》，「婦女能頂半邊天」的時代強音從此傳頌海內外。當年的理念，立足民生與生存保障，核心是守護婦女兒童基本權益，重在保護弱勢群體、彌補資源差距。70年光陰荏苒，國家婦女平等權利事業早已實現質的飛躍，從昔日「保護弱勢」的兜底保障，昇華為今日「發掘優勢、賦能成長」的全新境界。當代中國不再局限於保障女性基本權益，而是全力拓寬女性科研、科技、高端探索的專業發展空間。無數女性突破行業邊界，從受保護的普通群體，蛻變為探索蒼穹、攻堅克難的硬核先鋒。

在航天這一全球頂尖科技領域，我國始終堅持「能力優先、機會均等」的準則，從不設性別門檻，憑實力論英雄，為全球婦女平權樹立了最務實的實踐標杆。此次香港女性載荷專家黎家盈成功入選航天團隊、逐夢天宮，更為這段歷史跨越賦予雙重時代深意。這不僅是國家對香港人才的高度認可與無私托舉，破格讓特區精英參與國家頂尖戰略工程，更標誌著香港正式融入國家婦女平等發展的宏偉事業。國家以頂級航天平台，讓香港女性與全國科研精英並肩前行、征服星辰大海。

本次天宮課堂與家書徵集活動，正是將這份航天精神、平權理念傳遞給香港年輕一代。讓孩子們看見，女性可以突破極限、逐夢蒼穹，性別從來不是逐夢的阻礙。真正的性別平等，從非空泛口號，更不是降低標準的善意憐憫，而是賦予所有人同等的頂級舞台與無限可能。這場屬於香港女性的航天壯舉，盡顯「一國兩制」的制度優勢與香港女性的卓越風采，更為世界婦女平等發展，貢獻出務實、有力、擲地有聲的中國方案。

捨不得你，三哥！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當看着眼前景象，任誰也不能忍住要湧出來的眼淚，一個愛說話、愛講哲學的話，一講可以講幾小時，講電話亦不肯掛線的人，此刻在氧氣罩下慢慢地呼吸著，大家望着想收住眼淚，但都收不住，都想放聲大哭。

就這樣在沉痛的氣氛下，送走了我最敬愛的藝術家劉兆銘（Ming Sir），我們的三哥。

年前，我們也在同一間醫院有相似的情景，送走了三嫂，三嫂的離開是三哥一生不能放下的痛。三嫂成就了他一生，他是在婚後有了子女才赴法國學舞，沒有那樣全力支持，任由他在藝術路上飛翔，就沒有今日的他。

未成為Ming Sir親人之前，因為喜歡音樂舞蹈，已經很留意他，加上自己也和一些舞蹈單位、學校舞蹈組的成員常聯絡，自自然然地成為他的粉絲。那裏有他演出，便儲夠錢買票去看他的演出，開心一天。但Ming Sir是大卡，我們不容易有機會看到，猶幸有我的爸爸，他也是跨界文化藝術人，名家演出他有機會看，我猛車邊的機會倒不少，因此非常難得地看到文化藝術界為Ming Sir赴法國的籌款演出，與拍檔、著名藝術舞蹈家張珍妮

合作舞劇《海戀》。

Ming Sir在我等後輩親友之中是很有魅力、權威，很霸道，但又很幽默、很有趣、很暖心、很善良、很愛我們。先講他的霸道款，最受不了便是講電話不肯掛線，不管我在忙什麼、做什麼，告訴他必須掛電話，他完全不管，一講可以講一個半個鐘問開哋，所有人講起這些事情都無奈相視大笑。他的飲食習慣更煩，吃什麼都要有豉油，有次朋友請他吃飯，甜品是燕窩，他居然加豉油，朋友看見呱呱大叫，可惜已經制止不了。

Ming Sir到最後的日子，仍然很愛舞蹈、很愛表演藝術，行動不便仍然堅持參加不同的活動、會議，為香港的舞蹈藝術作出或大或小的貢獻。

Ming Sir，我會記住你的長氣電話、會記住你的豉油甜品、記住和你為一件事為一杯酒執拗的開心場面。



●年初一，我們必定去三哥家中拜年，必定玩足一天，借此情不再。作者供圖

露從今夜白

是另一種說法。秋屬金，金色白，故用「白」形容秋露。

白露三候，三候是指每個節氣內的三個階段，分別為初候、二候、三候。古人將每個節氣15天均分為三候，每候5天，全年共七十二候。不同節氣的三候各不同。如立秋的三候，分別是：一候涼風至，二候白露生，三候寒蟬鳴。當然，立秋「二候白露生」的「白露」並非「白露」節氣。

白露節，對農村、農民和秋收，是個重要的時間分界。「草上露水凝，天氣一定晴。草上露大，當日准不下」「白露到，摘花椒」「白露打棗，秋分卸梨」「白露秋分夜，一夜涼一夜」「白露種蔥，寒露種蒜」這些農諺，對天氣、農事都是很好的提醒。就像布穀鳥的叫聲，以此判斷耕種或收割未必百分百準確，卻也大差不離。

白露這個節氣，與「露水」關係密切。一年四季，只要條件允許，都有可能自然界中見到它。白露是干支曆申月的結束和酉月的起始，處於太陽到達黃經165度時。

自古至今，與白露相關的詩詞，也非常多。唐代杜甫的《白露》是「白露團甘子，清晨散馬蹄」；白居易《南湖晚秋》的「白露」是「八月白露降，湖中水方老。旦夕秋風多，衰荷半傾倒」；《詩經·秦風·蒹葭》裏的「白露」是「蒹葭蒼蒼，

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」詩詞中的「白露」，有的指白露節氣，有的卻單指「露水」。只不過，這並不影響人們對白露本身的理解，還有詩人借之抒發的情感。

不同地方，白露時有不同的習俗。明·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有「秋露繁時，以盤收取，煎如飴，令人延年不飢」「百花上露，令人好顏色」「百草頭上秋露，未晞時收取，愈百病，止消渴」的記載，有的地方也確實有「收清露」的習俗。我們這兒沒有這種習俗，卻有在冬天收集雪水的做法。冬天下雪時，收集些乾淨的表層雪，裝進閒置的暖水瓶中，封存到次年夏天，據說能治痲子。農村老家那邊偶有用過的，只是我沒追問過療效。

白露在立秋之後，「一夜涼一夜」的說法毫無毛病。它作為二十四節氣之一，存在的意義不言而喻。

杜甫的「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」常被拆開，要麼引用「露從今夜白」，要麼慨嘆「月是故鄉明」。分用比合用的概率，顯然高得多。只不過，杜甫當年的心境，離不開白露，更離不開露。白露節的露，露的白露節，都很低調，但也都很重要。

露從今夜白，杜甫所見，我也遇過。

丟了一把傘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下雨了開傘，天晴了收傘，傘丟了，與之相隨的一段風雨，也悄無聲息地消失了。每個人都是一個時代的拼圖，只是大小不同。像是一場雨，砸在乾旱龜裂的土丘上，激起一個一個麻點大小的坑。落在無遮無欄的池塘裏，掀起一圈一圈荷葉大小的漣漪。滴在四四方方的天井裏，與地面生了綠苔的石板撞個滿懷，綻出一朵四濺的水花，花落了流成一線細流，隱入不知去向的暗溝。

現在的人很少會有站在天井裏聽雨的體驗。天井是屬於中式四合院，也屬於南方傳統的合院。在香港，天后廟大都還有天井。比如赤柱的天后廟，進門的照壁，左右兩側遊廊，與正殿前簷，圍成一方天井。我跑步路過，會進去轉一圈，有時候是為嗅嗅香火，有時是避雨。站在正殿簷下，透過天井，可以看到方方正正的天，也可以看到一排青獸，有鯊魚，有人物故事，不知是琉璃的還是彩陶。香港四處是海，原又是小漁村起家，天后護佑天下所有出海謀生的人，天后廟在香港處處香火旺盛。始建最早的一間，是位於西貢佛堂門的天后古廟，據稱南宋咸淳二年（1266年前）所建，規模恢弘。赤柱天后廟晚了五百年，是清朝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年）始建，曾毀於颱風，後人

陸續續續多次修繕，已不復當年的樣子。

司馬遷說，夫天運，三十歲一小變，百年中變，五百載大變。五百年太久，只論今生今世。香港人普遍長壽，連續十年蟬聯全球最長壽地區。香港百歲人瑞的比例，高居全球第二。人活百年，終有了局。如若開了上帝視角，會發現人生來去猶如大戲，也是有規律可循的。先是路人甲、小配角、中配角、次配角退場，再是男三、女三、男二、女二，最後，才是男女主角。無論是劇中還是生活中，擁有主角光環的人，總是能活得更久。無線電視以金庸武俠小說為藍本，拍了很多部電視劇，現在的眼光看，場景簡陋，道具敷衍：大漠草原，其實是在大嶼山搭了蒙古包；神乎其技的二十四橋明月夜，就是一碟不給特寫的家常菜；桃花島上落英繽紛的桃花，居然是過年的年花；瀑布更離譜，是反光的塑料薄膜。但導演在選擇演員和設計武打場景方面，卻是出奇地有眼光有創意。比如83版的《射鵰英雄傳》，翁美玲飾演的黃蓉，黃日華飾演的郭靖，曾江飾演的黃藥師，苗僑偉飾演的楊康，謝賢飾演的楊鐵心，劉丹飾演的洪七公，以至於周伯通、歐陽鋒等一眾配角，個個形象貼切，性格鮮明。動起手來，揮拳踢腿，刀光劍影，身法飄逸靈動，好似用高階AI直接把小說裏的文字描述生成了影像。再比如95版的《神

鵰俠侶》，古天樂飾演的楊過，李若彤飾演的小龍女，張可頤飾演的程英，令劇迷和書迷過了多少年都念念不忘。光環的長尾效應，過去了幾十年，還在帶貨的直播間裏有效變現。也有不按規律來的。翁美玲過早意外去世，是香江一段傷痛往事。看過《射鵰英雄傳》的內地觀眾提起來，還是會唏噓慨嘆紅顏薄命。飾演黃藥師的曾江，享壽88歲，而演楊鐵心的謝賢一生瀟灑，得高壽故去後，生前交往過的紅顏佳人，都讚他為人有情有義。這個月初，劉兆銘病逝，享年94歲，他在經典金庸劇集飾演過南帝段智興，是劇中的大理國君主，癡迷武功，最終出家為僧，專心研習武術絕學一陽指。劇外，他一生醉心演藝事業，直至2020年88歲，還參演了人生最後一部電視劇。

每故去一個人，那個時代的繁盛就黯淡一朵。終有一日，整個頁面全然轉灰，成為後來人偶然想起的故紙堆。

丟了一把傘，拉拉雜雜下了一場舊時的雨。

●遠眺慈山寺觀音像。作者供圖

